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會要卷五十九

宋 徐天麟 撰

兵四

屯田

文帝時鼂錯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中周虎落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者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

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民之欲往者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能自給而止上從其言募民實塞下晁錯傳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食貨志

孝武征四夷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津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

國者 西域傳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海內虛耗上既悔遠征伐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以東捷支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

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令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西域傳

武帝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内受錢於都内食貨志

昭帝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將吏屯田張掖郡紀

昭帝用桑弘羊前議以杅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西域傳

元鳳四年鄯善王請曰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欲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以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大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西域傳

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後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奔烏孫吉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於是吉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車師匈奴遣騎來擊漢田卒少不能當吉上書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

宣帝時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上

宣帝神爵元年先零畔逆他種刼略背叛趙充國至金城計欲以威信招降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内不可不謹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

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

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决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

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

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内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

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材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幵小幵前言曰我告漢軍先

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
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
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
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
罕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
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
來春秋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
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

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髙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絶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幷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

不戰而自破之册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
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
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絶不為小寇則出
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
見利空内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
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
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
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

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寛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

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計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强食謹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强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强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

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黄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趙充國傳

元帝時馮奉世擊西羌羌破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傳

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西域傳

雜錄

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嚴助傳

屯田校尉武帝置宣帝時始屬都護西域傳

戊已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百官表

武帝時楊可告緡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水衡少府大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食貨志下

元帝初元三年詔曰珠崖背叛議者之言狐疑辟難則

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飢餓之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其罷珠崖郡賈捐之傳

馬政

太僕掌輿馬百官表詳見輿服門廄馬條

漢興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食貨志注云無醇色之駟謂四馬雜色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食貨志

晁錯說文帝曰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食貨志

文帝十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本紀

景帝中四年御史大夫衛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本紀服虔曰馬十歲齒下平

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食貨志臣瓚按大僕屬官有邊郡六牧師苑令師古曰漢官儀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頭

中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本紀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食貨志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本紀師古曰養馬之苑禁百姓芻牧今罷之

衛青比歲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食貨志

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食貨志

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軍馬死者十餘萬匹食貨志

兩將軍之出塞塞閲官馬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霍去病傳

自衞青圍單于後以漢馬少故久不伐胡本傳

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本紀如淳曰貴平牡馬賈欲使人競畜馬

兵革數動民多買復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食貨志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食貨志李奇曰邊有官馬令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

五年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

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食貨志

太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本紀

上既悔遠征伐迺下詔曰當今務在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臣瓚按䄍錯疏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卽馬復令也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西域傳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本紀

五年罷天下亭馬母及馬弩關本紀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馬母令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令不禁也

元鳳二年詔頗省乘輿馬及遠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無歛今年馬口錢本紀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詔大僕減穀食馬本紀

雜錄

黄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興連貶

秩本傳馬少事多不相補滿也

名延坐不出持馬要斬文帝功臣表

任當千以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以上免

上

太原郡家有馬官地理志注云漢有家馬廏一廏萬匹時以邊表有事故分來此

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為武

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

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

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萬餘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西域傳

趙充國奏倅馬什二師古曰倅副也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

金日磾輸黄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拜為馬監本傳

備邊

漢二年興關中卒乘邊塞本紀

五年齊右丞相傅寛徙為代相國將屯二歲為丞相將屯本傳師古曰時代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寛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

陳豨為代相監邊韓信傳

豨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盧綰傳

上破豨還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本紀

文帝後六年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

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本紀

武帝元光元年十一月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本紀

六月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紀

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請且罷屯月餘匈奴大入徙益屯罷東屯右北平安國既斥疏將屯又亡失多甚自

愧迺益東徙_{本傳}

元封四年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_{本紀}

太初三年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行壞光祿所築亭障_{匈奴傳}

昭帝即位匈奴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入軍築行北邊_{本紀}

始元二年冬發習射戰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本紀

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紀

宣帝本始中匈奴常數十萬餘騎南並塞欲入為寇遣趙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充國傳師古曰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充國總統領之

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

卒數千人趙充國傳

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本紀

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本紀

平帝元始二年九月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行邊兵本紀

雜錄

鼂錯說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也相其陰陽之和嘗

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内門户之閉置器物焉爲置醫巫以救疾病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又聞古之制邊縣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晁錯傳

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萬口本紀

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本紀

元鼎六年置張掖燉煌郡徙民以實之本紀

平帝元始二年募民徙雲安縣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本紀

晁錯說文帝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今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帝從錯之言募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

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食貨志

武帝通西南夷道遠巴蜀租賦不足以供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内受錢於都内食貨志

宣帝即位穀至石五錢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五穀賤時增其價以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食貨志

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

耳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趙充國傳

元帝初元五老罷常平倉本紀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賈誼傳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烟曰燧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司馬相如傳孟康曰烽如覆米簞縣著契皋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絶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

邊郡發奔命書持赤白囊丙吉傳

邊郡有長史掌兵馬百官表

大守卒史邊郡一人儒林傳

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毋將隆傳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迺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食貨志

西漢會要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會要卷六十

宋 徐天麟 撰

兵五

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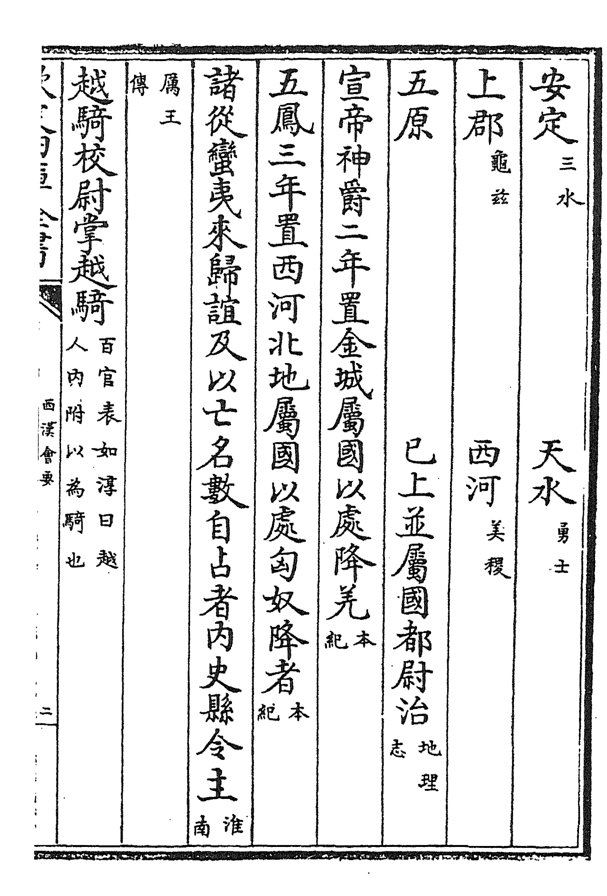
典屬國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省併大鴻臚 百官表

文帝時弓高侯韓隤當以匈奴相國降侯功臣表

襄城侯韓嬰以匈奴相國降侯功臣表

景帝時匈奴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以勸後周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周亞夫傳

武帝元狩二年表作三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屬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紀凡言增屬國者皆增屬國都尉也



安定 三水　　天水 勇士

上郡 龜茲　　西河 美稷

五原　　已上並屬國都尉治 地理志

宣帝神爵二年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本紀

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本紀

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 淮南厲王傳

越騎校尉掌越騎 百官表 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師古曰胡騎之屯於池陽者也

武帝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張騫傳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期至貳師取善馬

宣帝神爵元年發胡越騎羌騎詣金城本紀臣天麟按羌騎亦以羌人內附者為之

杜侯復陸支以匈奴歸義因孰王從驃騎將軍擊左王

以少破多捕虜三千一百侯三百戶表

衆利侯伊即軒以匈奴歸義樓剸王從驃騎將軍擊左王手劒合侯千一百戶表

捕盜

武帝時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

釋死罪縳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諸部都尉乃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迺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

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咸宣傳

江充為置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本傳

天漢元年正月閉城門大搜本紀

二年大搜索姦人也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

交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本紀
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
日迺解本紀
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
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為渤
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
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
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

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黄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迺為盜賊遂迺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

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刼掠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龔遂傳

尹翁歸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所至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

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尹翁歸傳

宣帝時勃海膠東盜賊並起張敞上書自請治之曰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

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剉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名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張敞傳

張敞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

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令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張敞傳

敞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

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宫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宫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宫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張敞傳

建平侯杜緩為太常坐盜賊多免百官志

王尊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拜

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本傳

成帝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班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

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録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肅咸稱神明 叙傳

陽朔三年潁川鐵官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

軍輿從事皆伏辜本傳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四年黨與寖廣犯歷四縣衆且萬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五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為執金吾賜黃金百斤本紀

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孫寶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

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孫寶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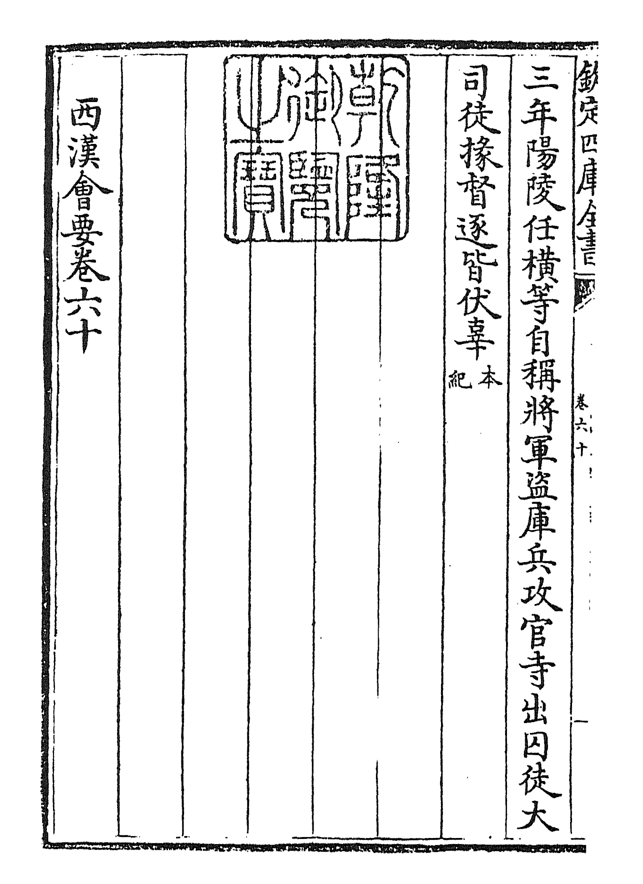
永始二年丞相薛宣坐西州盜賊羣輩免恩澤侯表

永始三年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殺陳留太守劫畧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等五人共格殺並

等皆封為列侯本紀

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為大司農賜黃金百斤本紀

平帝元始二年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征鼓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重徙雲陽賜公田宅本紀



三年陽陵任横等自稱將軍盜庫兵攻官寺出囚徒大司徒掾督逐皆伏辜本紀

西漢會要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會要卷六十一至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黄騁三

西漢會要卷六十一

宋　徐天麟　撰

刑法一

刑制

夷三族　高紀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要斬　張延年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

磔　景紀謂張其尸

棄市 師古曰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腐刑 如淳曰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又云諸服宮刑者下蠶室

髡鉗 高紀鉗以鐵束頸也

完 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鬄也

城旦舂 惠紀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與外繇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

鬼薪白粲 惠紀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

耐 字通作耏高紀注云罪不至于髡全其耏鬢惠紀注云一歲為罰作二歲以上者為耐

罰作 一歲刑見上

盜械惠紀凡以罪著械者皆稱焉
頌繫惠紀頌容也言見寛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
笞景帝定令當笞者笞臀如淳曰先時笞背也
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

除三族罪妖言令 刑法志

文帝除宮刑 景帝元年詔臣天麟按文帝既除宮刑矣景帝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至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宮刑雖除不久即復用也

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

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葢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刑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

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髠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

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隷臣妾隷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隷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内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

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經民易犯之刑法志

孝景中元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紀

律令

高祖初入關召諸縣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餘悉除去秦法紀

高祖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悦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攟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刑法志按晉書刑法志云蕭何定律益事律興廐戶三篇合為九篇

孝惠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紀

高后元詔孝惠欲除三族妖言令今除之紀

孝文二年紀作元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

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刑法志

晁錯為内史法令多所更定錯所更定三十章晁錯傳

孝景中六年定鑄錢僞黄金棄市律本紀

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

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網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刑法志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食貨志

武帝作沈命法沈匿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咸宣傳

孝宣本始四年詔郡國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本紀

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本紀

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

令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宣帝未及修正至元帝初立廼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令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刑法志

元帝初元五年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本紀

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絶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省約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

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刑法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一

西漢會要卷六十二

宋 徐天麟 撰

刑法二

疑讞

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能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

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具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刑法志

議貴

高帝七年令郎中有辠耐以上請之本紀

孝惠初即位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辠當盜械者皆頌繫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辠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本紀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古者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禮之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夫嘗已在貴寵

之位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是時丞相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賈誼傳

昭平君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東方朔傳

吏二千石有辠先請劉屈氂傳

宣帝黃龍元年詔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辠先請本紀

成帝怒丞相王嘉孔光等請謁者名嘉詣廷尉詔獄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内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

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寛和臣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名丞相詣廷尉詔獄王嘉傳

平帝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辠耐以上先請本紀

元始四年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詔所名捕它皆亡得繫本紀

矜老弱

孝惠即位詔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

皆完之本紀

孝景後三年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於文法執於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

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耄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刑法志

贖罪

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本紀 應劭曰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

鼂錯說文帝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食貨志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食貨志

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本紀

太始二年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本紀

宣帝時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賑之願令諸有辠

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謹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

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名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

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横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甚明何化之所亂甫刑之法

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布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

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强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其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畧足相給遂不施敞議蕭望之傳

元帝時貢禹上疏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

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十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

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

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貢禹傳

恤刑

文帝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賈山傳

武帝元朔六年遣博士循行天下治苛者舉奏本紀

宣帝即位廷尉史路溫舒上疏言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

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繼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明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計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

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為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上深愍焉廼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

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寛恕黄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路温舒傳及刑法志

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本紀

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本紀

五鳳四年詔曰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寃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

改者本紀

黃龍元年詔曰朕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本紀

成帝鴻嘉元年二月詔曰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本紀

四年詔曰數勑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辠舉宗拘繫朕甚痛焉已遣使者循行郡國務有

以全活之紀本

哀帝元壽元年詔曰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埶獲名其殆率百僚專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紀本

女刑

城旦舂惠帝紀應劭曰婦人不與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

女徒復作宣紀李竒曰罪輕男子守邉女子軟弱不任守復令作於官亦一歲故謂之復作徒也孟康曰復謂弛刑徒也有赦令詔書去其鉗釱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為例故當復為官作滿其本罪年月

曰律名爲復作也

平帝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本紀

師古曰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爲此恩者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於婦人如淳曰令甲女犯罪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

西漢會要卷六十二

西漢會要卷六十三

宋 徐天麟 撰

刑法三

大赦

高帝二年正月赦罪人本紀下同

六月立太子赦罪人

五年正月兵事畢赦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都長安大赦天下

六年以豪傑未習法令故犯法其赦天下

九年正月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

十一年正月立代王大赦天下

七月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以下令從軍

十二年帝崩發喪大赦天下

右高帝在位十二年凡九赦

惠帝四年皇帝冠赦天下

右惠帝在位七年惟此一赦

呂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八年遺詔大赦天下

右呂后臨朝八年凡三赦

文帝初即位赦天下　七年赦天下

十五年郊見五帝赦天下　後四年日食赦天下

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凡四赦

景帝元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中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後元年赦天下
右景帝在位十六年凡五赦
武帝建元元年赦天下　元光元年赦天下
四年地震赦天下　元朔元年赦天下與民更始
三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元狩元年赦天下　三年赦天下
元鼎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元封二年甘泉產芝赦天下　五年修封禪赦天下

天漢元年赦天下　三年修封禪赦天下

太始元年赦天下　四年修封還赦天下

征和三年赦天下　後元元年郊泰畤赦天下

右武帝在位五十五年凡十八赦

昭帝始即位赦天下　始元元年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元鳳元年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右昭帝在位十三年凡七赦

宣帝即位大赦天下

本始元年鳳凰集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地節二年鳳凰集赦天下

三年立皇太子赦天下

元康二年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神爵二年鳳凰甘露降集赦天下

四年嘉瑞並見赦天下

五鳳三年屢蒙嘉瑞赦殊死以下

甘露二年赦天下

右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凡十赦

元帝初元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地動赦天下

三年白鶴館灾赦天下　永光元年赦天下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六月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建昭二年赦天下

四年斬郅支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右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

成帝即位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火灾大赦天下

河平元年赦天下　陽朔二年大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鴻嘉三年赦天下

永始四年郊泰畤大赦天下　元延元年赦天下

綏和元年大赦天下

右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凡九赦

哀帝即位大赦天下　建平元年赦天下

二年六月改元大赦天下　元壽元年大赦天下

右哀帝在位六年凡四赦

平帝即位大赦天下　元始元年日食大赦天下

三年立皇后大赦天下　五年帝崩大赦天下

右平帝在位五年凡四赦

赦徒

文帝二年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

景帝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赦所過徒

宣帝元康元年鳳凰集赦天下徒

五鳳元年赦徒作杜陵者

元帝初元四年祠后土赦汾陽徒

永光元年幸甘泉赦雲陽徒

成帝建始二年祀南郊赦奉郡縣及中都官耐罪徒

三年赦天下徒　四年單于朝赦天下徒

陽朔元年赦天下徒　　鴻嘉元年幸初陵赦作徒

哀帝建平二年赦天下徒

平帝元始元年赦天下徒　　二年赦天下徒

別赦

漢五年遣使者赦田横

八年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

十年太上皇崩葬萬年赦櫟陽囚死罪以下瓚曰萬年陵有櫟陽縣界

十二年繫盧綰與綰居來歸者赦之

惠帝六年八月赦降司馬氏大事記

文帝三年七月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八月赦諸與興居反者

景帝三年赦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六月詔吳王濞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

六年赦鴈門代郡軍吏不循法者

元封四年祭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以下

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太初二年用事介山祭后土赦汾陰安邑殊死以下

昭帝元鳳元年赦燕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為庶人其吏為桀等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宣帝地節四年諸為霍氏所詿誤未發覺者皆赦之

元康二年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並本紀

赦宥雜錄

元帝時匡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

僻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茍合傚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本傳

成帝初即位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埶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云云天子下御史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有詔左遷王尊傳

哀帝即位令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紀

平帝即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潔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為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紀

獄

中都官獄宣紀臣天麟按後漢百官志云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

廷尉詔獄周勃詣廷尉詔獄

上林詔獄成紀罷上林詔獄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宫館事

郡邸獄宣紀曾孫坐收郡邸獄注云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

掖庭秘獄劉輔繫掖庭秘獄三輔黄圖云武帝改永巷為掖庭置獄焉

共工獄劉輔傳徙繫共工獄注考工也

若盧詔獄王商詣若盧詔獄

都船獄王嘉致都船獄

都司空獄竇嬰劾繫都司空獄又伍被傳為左右都司空詔獄書

居室灌夫傳劾夫繫居室注云後改為保宫

保宫李陵母繫保宫

内官東方朔傳昭平君獄繫内官

請室爰盎傳絳侯反繫請室注獄也

導官張湯傳廷尉謁君弟繫導官

暴室宣紀注云暴室宫人獄

水司空伍被傳注云上林有水司空主囚徒官

斷獄數

文帝即位刑罰大省斷獄數百有刑錯之風志

武帝時天下斷獄萬數賈捐之傳又食貨志云斷獄歲以萬千數

元康中魏相上書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傳

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三

西漢會要卷六十四

宋 徐天麟 撰

方域一

都邑

高帝五年西都洛陽齊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積德絫善十有餘世至於

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
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
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
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
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惟其德薄也形
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
成皐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
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

而欲比隆於康成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吭而附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位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倍河鄉雒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雒陽雖有

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婁敬張良傳）

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

美之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皐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君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

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唯陛下裁赦 翼奉傳

郡國沿革

本秦京師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 邑有蠻夷曰道 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

百六十八里地理志

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紀

京兆尹故秦内史漢元年項羽立司馬欣為塞王為塞國三年欣降漢為渭南郡九年罷復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為京兆尹　左馮翊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罷復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左内史太初元年更名左馮翊　右扶風故秦内史漢元年項羽立章邯為雍王為雍國二年漢王併三秦以雍置中地郡九年罷復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名右　弘農郡右函谷關秦人恃之以為扶風已上為三輔　險固武帝元鼎四年徙函谷關於新安而以故關置弘農郡　河東郡漢初屬魏高帝二年韓信等虜魏王豹定魏地置河東郡

河內郡高帝元年立司馬卬為殷王為殷國二年卬降漢為河內郡　河南郡本周王城秦為三川郡項羽立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高帝取之置河南郡

右司隸校尉領郡七

潁川郡秦置高帝封韓王信為韓國六年徙國人於太原復為潁川郡　汝南郡高帝置　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　梁國故秦碭郡高祖五年封彭越為梁國十一年及誅立子恢為梁王罷東郡潁益梁高后七年恢徙王趙以梁封呂產文帝二年封懷王揖　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封張敖子偃為魯國孝景二年封共王餘

右豫州刺史領郡國五

魏郡高帝置

鉅鹿郡戰國趙地秦始皇二十五年滅趙置鉅鹿郡漢因之

常山郡漢元年項羽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四年耳為趙王更屬趙八年國除置常山郡

清河郡高帝置景帝中三年立子乘為清河國武帝建元五年國除復為郡

廣平國戰國屬趙秦屬邯鄲郡漢為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為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國廢復為廣平國

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

中山國高帝置中山郡景帝封中山靖王勝更為國

信都國景帝二年立子彭祖為廣川國五年國除為信都郡中二年封惠王越復為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為信都國

河間國故趙文帝二年始置國十五年國除為郡景帝二年封獻王德復為國

趙國高帝四年封張耳為趙王八年國除九年封子如意又封幽王友高后封共王恢文帝元年封幽王子遂景帝三年國除為邯鄲郡五年封趙敬肅王彭

祖復為國

右冀州刺史領郡國十

東郡秦置漢十一年罷東郡頓益梁後復為郡陳留郡漢初屬河南郡武帝置陳留郡山陽郡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陽國以封梁孝王子定武帝建元五年國除為郡天漢四年更為昌邑國昭帝元平元年復為山陽郡濟陰郡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為濟陰國武帝建元三年國除為郡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帝陶國明年復為郡成帝河平四年復為定陶國哀帝建平二年復為濟陰郡泰山郡高帝置城陽國高祖封子肥為齊王屬齊國惠帝二年悼惠王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更屬魯文帝二年封朱虛侯章為城陽王別為國淮陽國高帝十一年封子友始置

國孝惠元年國除為淮陽郡高后元年封惠帝子彊五年立子武孝文元年國除四年復為國十一年復為郡孝景二年復為國四年復為郡宣帝元康二年復為國

東平國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封梁孝王子彭離別為濟東國武帝元景元年國除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

右兗州刺史領郡國八

琅邪郡 秦置漢初屬齊呂后七年封劉澤為琅邪王別為國文帝元年更為郡

東海郡 高帝置

臨淮郡 武帝元狩六年置

泗水國 漢初屬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封泗水勤上綜別為國

楚國 高帝五年封韓王信六年封元王交宣帝地節元年國除為彭城郡黃龍元年仍復為楚國

右徐州刺史領郡國五

平原郡高祖六年置 千乘郡高帝置 濟南郡漢初為齊郡孝文十六年别為濟南國景帝三年國除為郡 齊郡秦置齊郡漢元年項羽分齊為三國田都為齊王田市為濟北王田安為膠東王三年併屬漢為郡六年封子肥為齊國孝文時分置城陽菑川膠西濟南濟北國而齊地浸狹武帝元朔中齊王次昌亡後國除為郡 北海郡景帝中二年置 東萊郡高帝置 膠東國故齊地漢元年項羽立田市為膠東王五月併屬齊文帝十六年封膠東王雄渠别為國 高密國漢初屬齊文帝十六年别為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為高密國 菑川國漢初屬齊文帝十六年封菑川王賢别為國地理志云十八年誤也

右青州刺史領郡國九

南陽郡秦置 南郡秦置高祖元年更為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封子榮為臨江國中二年國除復為南郡 江夏郡高帝置 桂陽郡高帝置 武陵郡高帝置 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 廣陵國高帝六年封荊王賈屬吳景帝四年封子非為江都國武帝元狩二年國除為廣陵郡六年封子胥為廣陵國 長沙國本秦長沙郡高帝五年立吳芮為長沙國

右荊州刺史領郡國八

廬江郡漢初屬淮南國文帝十六年別為國景帝四年國除為郡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為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國除復為郡 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封劉賈為荊國十二年封劉濞為吳國景帝三年國除為會稽郡 丹陽郡秦為鄣郡漢初屬荊國後屬吳國景帝四年置江都國更屬江都武

帝元狩二年國除為廣陵郡元封二年別為丹陽郡豫章郡高帝置六安國高帝元年分楚置衡山國五年國廢屬淮南國文帝十六年復為衡山國武帝元狩六年別為六安國

右揚州刺史領郡國六

漢中郡秦置廣漢郡高帝置巴郡秦置蜀郡秦置犍為郡武帝建元六年開西南夷置越巂郡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置牂柯郡武帝元鼎六年通夜郎置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滇舉國降置以為郡

右益州刺史領郡八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北地郡秦置隴西郡秦置漢元年屬雍國二年併三秦復

置隴西郡

武威郡武帝紀云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來降以其地為武威郡地理志云太初四年開與紀不同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

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

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

張掖郡本匈奴昆邪王地地理志云武帝太初元年開本紀云元狩二年置與志不同

酒泉郡武帝紀云元狩二年置地理志云太初元年開與紀不同

燉煌郡志云武帝後元元年分酒泉置本紀云元鼎六年置

右涼州刺史領郡十

太原郡秦置漢二年魏豹反盡有太原上黨之地九月虜豹定魏地置上黨太原等郡五年立韓王信為韓國六年復為郡十一年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遂廢太原郡文帝即位復分代為太原國三年復為郡

黨郡秦置漢二年魏豹有其地九月虜魏豹復置郡 上郡秦置高帝元年封董翳為翟國七月復故

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 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置 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

雲中郡秦置高帝六年併屬代國十一年詔以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以為代之屏蔽

定襄郡高帝置 鴈門郡秦置高帝六年併屬代國後復為郡

右并州刺史領郡九

涿郡高帝六年分燕置涿郡 勃海郡高帝置 代郡春秋為代國秦置代郡高祖元年徙趙歇為代王是時雲中鴈門之地皆屬代國二年代王歇還王趙而以陳餘為代王三年十月斬陳餘以其地封凡喜為代王七年匈奴攻代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以陳豨為相九年如意徙王趙代地皆入趙十

年陳豨反代地十一年漢破擊之周勃入定代地上乃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立子常為代王趙晉陽或云都中都文帝即位分代為二國立子武為代王參為大原王三年武徙王淮陽更立參為代王而大原遂為郡參傳至孫義徙清河而國除代亦復為郡益元鼎三年也

上谷郡秦置

漁陽郡秦置

右北平郡秦置

遼西郡秦置

遼東郡秦置

廣陽國高帝元年為燕國武帝元朔元年國除為郡元狩元年復置燕國昭帝元鳳元年復為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為廣陽國

樂浪郡武帝元封二年滅朝鮮置

右幽州刺史領郡國十

南海郡秦置秦敗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滅南粵後置郡

鬱林郡故秦桂林郡屬尉佗

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　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交趾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九真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日南郡故秦東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

右交州刺史領郡七

廢郡

蒼海郡武帝元朔元年東夷薉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置以為蒼海郡三年罷

沈黎郡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莋都為沈黎郡後罷

文山郡同上宣帝地節三年省併蜀郡

儋耳郡武帝元鼎六年滅南粤置昭帝始元五年罷

珠厓郡武帝元鼎六年滅南粤置元帝初元三年罷

真番郡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鮮置昭帝始元五年罷真番并入𤣥菟

臨屯郡置同昭帝始元五年罷並樂浪

象郡昭帝元鳳五年罷分屬鬱林牂柯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絶數犯吏禁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輙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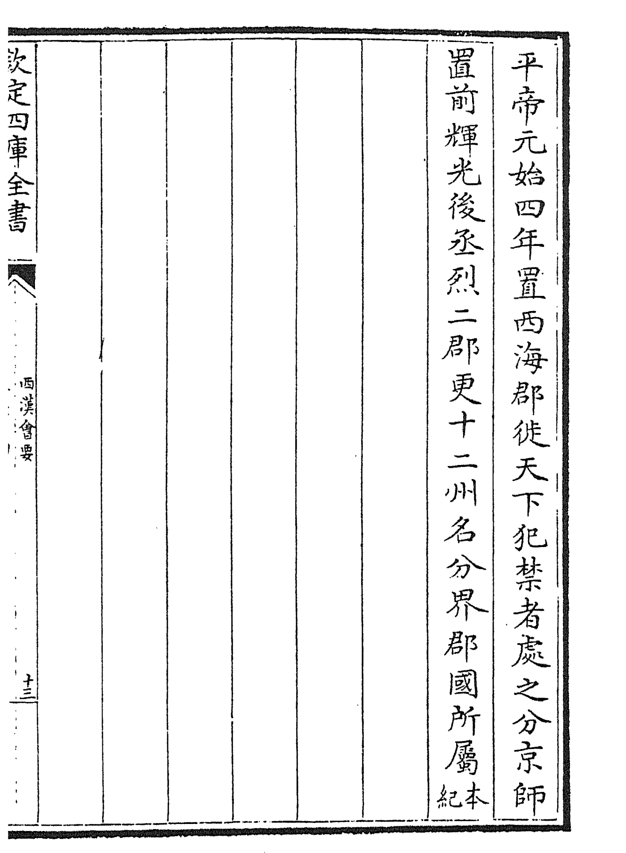
至宣帝時又再反元帝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博謀於郡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

所能致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内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時而斷獄數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數萬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既戰死於前子鬬死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妻飲泣巷哭是皆闢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衆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

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

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
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使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
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
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
恤關東為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
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
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
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揺

動捐之議是上從之初元三年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内屬便處之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賈捐之傳



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處之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本紀

西漢會要卷六十四